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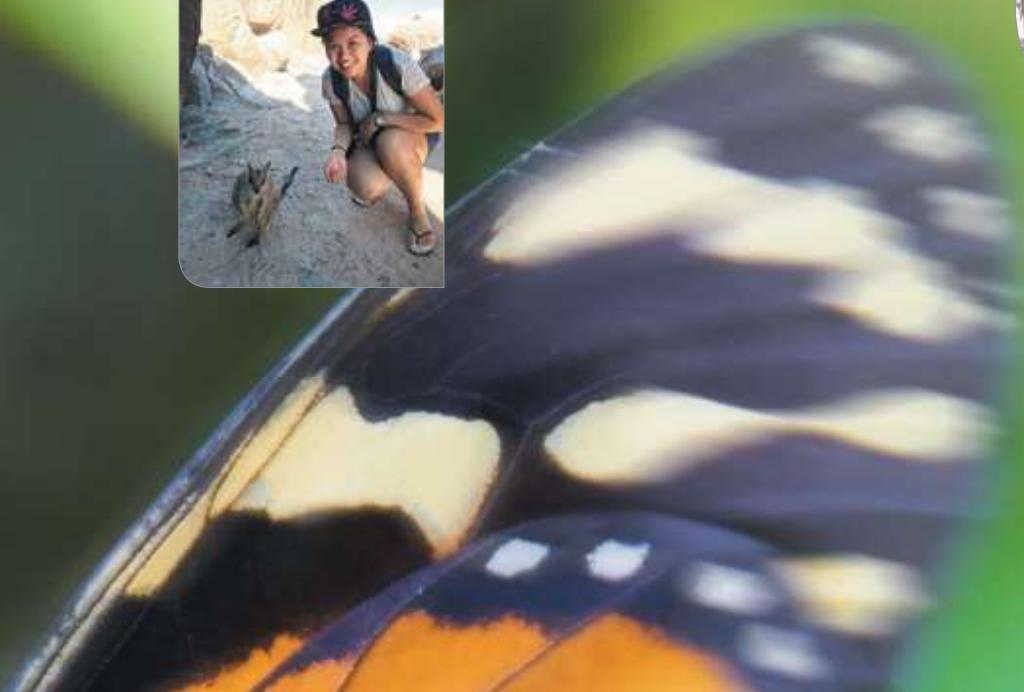
# 蝴蝶拍翼之後

## 我的澳洲工作假期體驗

■ 邱慧筠



「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是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論；而我實踐澳洲工作假期計劃，也是由大學時期一句夢話開始。那時我和同學下課後在海傍遊蕩，說起畢業後的理想，我隨便說起很多人談論的工作假期，幻想在綠草如茵的農場上採摘水果，在外國感受與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這想法在我畢業後急忙地找工作中拋諸腦後，卻想不到念頭早已植根心中，在繁重的工作中暗暗翻湧，三年後終於引發一場人生的龍捲風暴。





## 工作 高低起跌的身心磨練

那個在旁起勁附和的同學，也跟我一起辭職，實現這個瘋狂的念頭。我們互相扶持地度過剛到澳洲的三個月，決定分道揚鑣。獨自行動令我更自由，亦讓我積極主動去認識新朋友。

在澳洲，我主要在農場和壽司店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身體損傷是常事。很多人以為採摘草莓的情境就像韓國美食節目女主持拿着小籃子，在溫室裏邊採邊吃，邊吃邊談那樣——其實我是要推着一台跟大象一樣重的手推車。車上有一個座位，旁邊放滿了塑膠盒子，車頂有一塊不能遮風擋雨的破帳篷。別以為坐在車上很舒適，我要運用大腿肌肉令車子向前推進，同時雙手邊推邊採。那台車子連會開車的人也難駕馭。泥路本身凹凸不平，加上那十多二十公斤的草莓，車子根本寸步難行。遇上雨天，你可以想像整雙鞋子和襪子都被泥水濕透的感覺。更可憐的是，一不小心翻車，你的心血就會「化作春泥」……我不會駕車，難免失控發生碰撞，所以我每天晚上的娛樂除了煮食外，就是搓揉腳上一塊塊像地圖的瘀青。那些傷痕見證着我在異鄉的堅韌。看着大小的傷疤皮肉重生，成為一朵朵堅強的白花，令我明白男生數疤痕的自豪感受。小時候母親邊罵邊為我擦藥油時，我都會撒起嬌來，故意誇張喊痛，現在卻可以不吭一聲。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是要經歷身體受傷復元來培養的。

農場的工作視乎天氣，有一次，我突然被告知季節結束。或許我已經習慣一個人應付各種困難，能夠隨遇而安和隨機應變。面臨失業，我平靜地尋找工作，隻身飛往另一個小鎮。有些旅程，兩個人走可以互相扶持；有些旅程，一個人走才更有意義。

除了克服身體的傷痛，心靈也要經得起歷練。我做過大型壽司店的廚房和外場工作，廚房工作體力要求較高，但精神壓力較少，更常常有好東西吃；相對在外場做侍應，精神壓力並非來自客人，而是來自經理和各部門的協調。我也曾在魚薯外賣店和嘉年華會的小吃攤位工作。工資雖然很高，但那種冰冷又急速得像香港飲食業模式的工作令我沒有時間和客人溝通，每天都像機械人般應對，工作氣氛壓迫，令我情緒低落，不禁懷疑自己是否不能吃苦。後來想通了，我根本不想要做這樣的工作，我要做自己熱愛的工作才會得心應手。

後來我在一間小型壽司店工作得非常開心，對於整間店鋪的運作我都非常了解。小至冷氣機滴水的處理，大至採購、存款，幾乎都由我打點。聽同事說，我來了之後，小費與日俱增，由每人一星期九元升至二十元。我不是為了小費而跟客人打好關係，而是真心喜歡他們。有些熟客令我印象深刻，例如畫家姊妹，留學澳洲的法國情侶（我忍不住說一兩句大學念過的簡單法文跟他們打開話題）、泰國老夫婦、工地工人等等。有一次訂貨時，我發現某位客人最愛的檸檬茶停產了，於是悄悄為他留下一瓶，待他再來時送上。可能因為我跟他關係良好，他常常在我找續時丟下小費便跑，追也追不上，最高記錄是五十元澳紙的小費，而他只吃了十多元的壽司……亦有一位客人指定要給我十元小費，真的很感謝他們。我重視的不是金錢，而是他們對我服務的肯定。

## 假期 金錢買不到的滿足感

在一次公路旅行中結識的朋友推薦我嘗試「食宿交換」。宿主提供食宿，我則為他們工作。在工作假期中，我體驗了兩次食宿交換。

第一位宿主是退休的私房菜婆婆，她也是一位詩人，女兒曾到北京讀書四年，所以她很熱愛中國文化。她間中會接一些準備到會食物的工作，我便在旁幫忙製作三文治、鬆餅、蛋糕等。她把我當成女兒，帶我參加社區的嘉年華，給我機會上台朗誦《靜夜思》，而她在旁翻譯。有一次我約了朋友去公園聚會，她怕我肚子餓，貼心準備了三文治和水果給大家，更接載我到野餐地點。她常常煮很多傳統美食給我品嘗。不少長者退休後生活苦悶，她卻積極學習新事物，主動參與社區活動，還通過食宿交換去認識不同背景的朋友。只要勇敢嘗試，長者也能活得豐富多采呢！



第二次食宿交換體驗是在一個「無邊無際」的家庭農場，我用無邊無際去形容它，是因為剛到達的時候，宿主帶我走了農場一小圈，已經花了四個小時。家庭農場的工作對我來說非常新鮮，我每天都要餵飼鳥、魚、狗、雞、鴨、豬，還要到處尋找母雞藏起來的蛋，和獵犬散步，閒時採摘莓果，跟女宿主去牧場買新鮮的牛奶。他們有三位很出色的女兒，小女兒活潑好動，我們會一起踢足球、跳彈牀，我更有幸參與他們一年一次馬拉松式看電視劇《傲慢與偏見》。我最深刻的是他們家中張貼了詩人紀伯倫 (Kahlil Gibran) 的一首詩《關於孩子》(On Children)，這代表了澳洲人普遍教育孩子的方式。他們鼓勵孩子有自我的思想，有自己的人生，有自由的靈魂。那時大女兒以優異成績完成中學，但她還未找到人生的方





向，便決定不升讀大學，先投入社會，到加油站工作。女宿主沒有阻止她，還說自己也是工作後才發現對農業產生興趣，中年時才回去大學讀相關的課程。這與大多數華人望子成龍的思想截然不同。在他們眼中，讀書是一個學習過程，為的是興趣，而不是找到好工作。

我在澳洲有兩次關於生死的經歷，一次是在酒葡萄農場，另一次是在家庭農場。平安夜那天，我和兩個酒葡萄農場的朋友如常去住所的海邊游泳，潮水忽然在幾分鐘內退卻了！我的雙腳完全觸不到海底。水流突然變急，我不斷向前游，可是位置根本沒有移動過，就像在跑步機上狂奔，卻原地踏步。水流捲成波浪，而我開始乏力，加上觸不到水底，恐懼蔓延全身。我在海中掙扎向前抓，使勁地用腳趾抓到岸邊的一塊石頭才撿回小命。求生的意志令我比平常力氣大，幸好最後我們都活下來。另一次則是在元旦日晚上，農場一隻老羊瀕死，牠老得牙齒都掉光了，

無法進食，宿主決定用槍為牠執行安樂死。我看著老羊無助又驚慌的臉孔，男宿主舉起獵槍，女宿主抱着我的肩，示意我別望過去。只聽見老羊臨死的呢喃，然後傳來一聲無情的槍響，即使子彈通過消音器只剩下一道微弱的聲音，但那餘音卻帶給我無比巨大的震撼。男宿主處理屍首後，我的記憶還停留在老羊那雙失去靈魂的眼睛和牠身上的血跡。死裏求生的經歷和安樂死的場面令我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會，能平安活在世上已是一件美好的事。

在澳洲的工作假期結束後，我還策劃了紐西蘭的公路旅行和完成台灣環島單車之旅。回首這一年，真的不可思議，原來我可以如此堅強，只要我想做的，總有方法做到。從兩個人的協調，到一個人的探險，我驚覺人生有無限可能，每走一步都導向不同的路口，每一次抉擇都接連影響不一樣的未來。我很期待翻起人生另一場龍捲風的蝴蝶，我會勇於接受挑戰的！

